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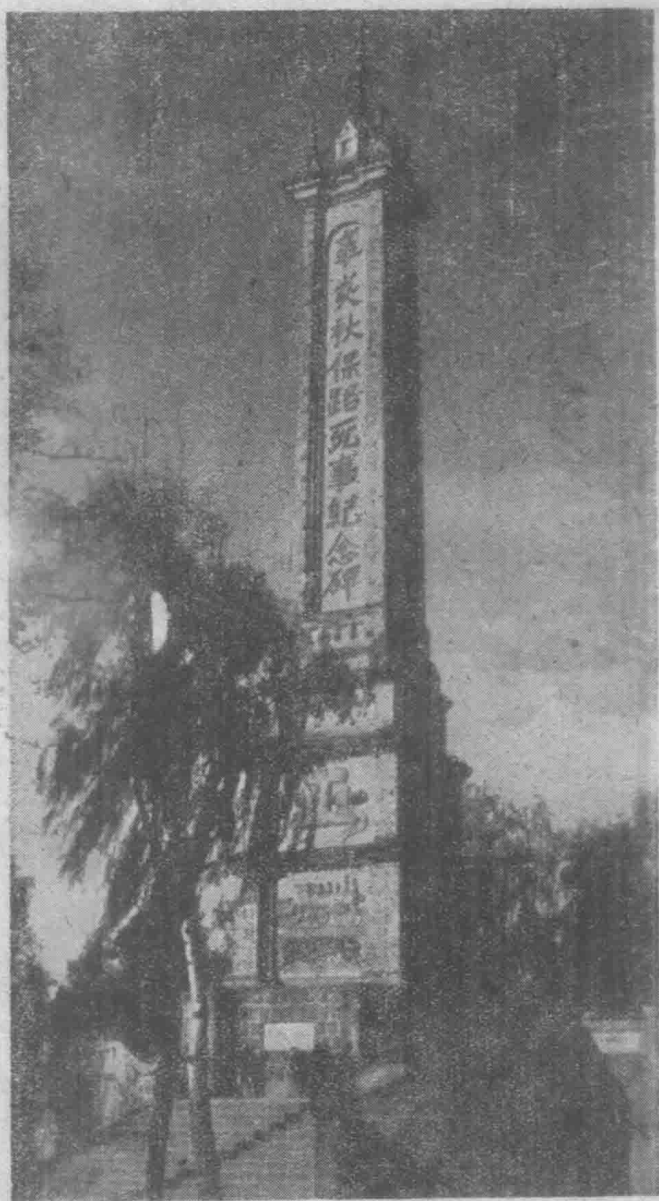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四川保路运动

SI CHUAN BAO LU YUN DONG

中華書局出版

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四川保路运动

隗瀛涛编写

目 录

- 一、保路死事纪念碑 2
- 二、四川人民自办川汉铁路的斗争 3
- 三、保路风潮蔓延全省 11
- 四、同志军围攻省城 19
- 五、英勇的新津保卫战 24
- 六、东路同志军 27
- 七、全川的反清斗争和四川的独立 30

一、保路死事紀念碑

在成都市人民公园（前少城公园）的万花丛里，矗立着一座庄严的紀念碑。这座紀念碑高达三十一米，碑身四面书有“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”十个大字，碑座四周塑有以軌道、志号灯、轉轍器、自动联結器为內容的图案。这是四川人民为了紀念保路死难的烈士們，于1913年建立的，一向被当作珍贵的革命文物保存着。

1911年，四川全省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卖国的罪行，掀起了波澜壯闊的保路运动。在广大群众的推动下，运动从和平請愿发展到罢市、罢課、抗捐、抗稅斗争，最后形成了大規模的推翻清王朝专制統治的武装起义。

四川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，粉碎了它們掠夺川汉铁路的恶毒阴谋；摧毁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在四川省的反动統治机构；并且給武昌起义的发动创造了很重要的条件，为清王朝在全国的复灭敲响了丧钟。

四川人民在这次运动中，奋不顾身、英勇战斗，许多先烈們为中国革命事业流尽了自己的鮮血。他們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敢于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針鋒相对的斗争的精神，是值得我們永远紀念和学习的。

二、四川人民自办川汉铁路的斗争

四川地广土沃，物产丰富，人口众多，号称“天府之国”，但它早就成了外国侵略强盜掠夺的对象。还在第二次鴉片战争后，侵略者的魔爪就直接向四川伸入了。它們为了把四川变成殖民地，同对待中国全国各地一样，采取了一系列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各方面的侵略手段。經中英《烟台条約》^{〔注〕}的签订，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连续屈辱求和，侵略势力不断在四川扩张。外国侵略者向四川傾銷商品，掠夺原料，开办工厂，强迫开商埠和設領事，夺取海关权和长江航运权，象散布瘟疫一样地布置宗教和文化侵略网。把四川逐漸推入了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的泥坑之中。1901年，《辛丑条約》签订后，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紧了。这

〔注〕1876年英国侵入缅甸以后，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《烟台条約》，根据这个条約，英国取得了侵入云南、西藏、四川、青海、甘肃等地的权利。

一年，日本强夺了重庆王家沱作为租界。1902年，英国又强迫清政府将四川东部的門戶万县开为商埠，作为侵略据点。仅就重庆來說，1900年洋貨进口总值为一千二百九十一万七千零八十一两，1903年便猛增到一千八百零七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两。外国設立的工厂、公司、洋行等侵略机构，在1891—1899年已經有了八家，而1906—1911年增加到三十六家之多。在宗教文化侵略方面，美帝国主义派到四川的传教士，由1884—1900年的十九人，激增至1901—1909年的四十四人。1908年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，四川軍医学堂教习法国人得隆得勒还著了一本叫做《吞灭四川策》的书，疯狂地叫嚣要吞灭四川。

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奴役和剝制四川人民，还纷纷夺取在四川修筑鉄路的权利。它們认为：四川的财富和资源是非常丰富的，只因长江上游航行困难，阻碍了它們在四川的发展，必須用鉄路把四川和外面连接起来，才能在最大限度內吸吮四川人民的血汗。于是，英国确定了建筑所謂“揚子江流域鉄路系統”，计划建筑一条由上海經過南京、汉口、宜昌到四川的万县、重庆而达成成都的鉄路。1897年，法国的印度支那总督杜美也提出：法国由劳开（今越南老街）至云南的鉄路，目的地應該是經四川的省会成都到重庆。在这样一些罪恶

計劃下，英、法兩國首先展開了奪取四川鐵路權的競爭。接着，美、德也參加了這種罪惡活動。

1897年，法國得到雲南、廣西兩省鐵路建築權后〔注一〕，即陰謀將路線從雲南的昭通伸展到四川的宜賓、成都。英國的滇緬鐵路綫〔注二〕也預定由雲南楚雄經四川寧遠、雅安到成都，再由成都出重慶以通長江。由於1900年義和團反帝運動的打擊，他們的陰謀一時未能得逞，到了《辛丑條約》簽訂后，外國侵略者對四川鐵路權的爭奪更加緊了，英、美兩國都向清政府提出了借款造路的要求。

帝國主義強盜對四川鐵路權的鷹瞵 [lín，看的意思]虎視，激起了人民無比的憤恨。當時，四川在日本的留學生首先提出了自辦川漢鐵路（從湖北漢口到四川成都）的要求，發出“四川鐵路入他國手之日，即四川全省土地人民永服屬他國之日”的沉痛呼聲，來喚起群眾的注意，廣大的勞動人民，從反抗侵略、保衛祖國和改善生活的願望出發，要求自辦川漢鐵路。資產階級和一批正在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地主們，為了擴張自己的經

〔注一〕1895年清政府與法國簽訂《中法商約專條附章》，法國取得了在廣西、雲南筑鐵路權利。

〔注二〕1867年，中英簽訂《中緬條約續約》，英國取得修築從緬甸到三寶壟的鐵路權。

济利益也支持铁路自办的主张。于是，自办川汉路就成了四川民众的共同愿望。1903年，新任四川总督錫良，在人民的压力下，不得不奏請自办川汉铁路。第二年，在成都設立了川汉铁路公司。

可見，川汉铁路是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倡議兴筑的。人民自办川汉铁路的要求，完全是爱国的，正义的。

但是，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并不甘心自己的失敗，它們阴谋通过借款和派工程技术人員等手段来夺取川汉路。川汉铁路公司一成立，英国公使便要求清政府按照1903年的诺言，由英、美借給中国修川汉铁路所需的資金。6月間，法国領事又向錫良要求包揽川汉路的用款和工程。但铁路公司說：“川省办川省之事”，“无須借助于人”，严詞拒絕。1905年，英帝华中铁路公司与由法国东方汇理銀行为首的法国銀行团联合，共同决定建筑四川的铁路，派代表濮兰德与賈斯納来华游說官紳張之洞〔注〕借洋款修路，并在北京鼓动清政府，說中国全国铁路应由中央統一經營，打算借清政府的力量来夺取川汉路。

中国人民从来就是反对向帝国主义乞討过日了

〔注〕当时的湖广总督。

的。川汉铁路公司采取了由中国人集股的办法，自力更生，由四川民众集資筑路。1905年1月，铁路公司議定了集股章程，明确規定，川汉铁路“不招外股，不借外債，是以专集中国人股分，非中国人股分概不准入股”。还規定股票的轉售，也只能卖給中国人；如卖給外国人，股票作废。1907年3月，《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续訂章程》重申“公司专集华股自办”，“不附洋股”。并且针对帝国主义强派工程師的阴谋，提出：川汉路聘本国人為总工程师。即使要用外国人，也必须規定权限，归公司監督；如消极怠工，公司即可辞退。这些規定是与帝国主义的意图針鋒相对，有着鮮明的反帝爱国的政治性质。

铁路股本来源虽有“认购之股”（自愿投資入股）、“抽租之股”（按租計谷抽收）、“官本之股”（政府庫款撥作股本）、“公利之股”（公司的盈利）四項，但其中主要是“抽租之股”。抽收的办法是：不論地主、自耕农，凡是收租谷在十石以上的，百分抽三。至于官股，則由四川当局加收厘金筹集，实际上还是取之于四川人民。因此，全川人民都和川汉铁路发生了切身利害关系。出力最大，受苦最多的却是广大的劳动人民。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夕，四川铁路风潮能够成为全民性运动的原因。

川汉铁路的股本虽然来自民間，組織机构也加上

了公司名义，但是实际上还是官办，完全由錫良为首的官厅所把持。他們一面主张吸收洋股或添借洋款，一面大肆貪污中飽，盜竊拐騙，使修路的事情进行得非常迟緩而沒有成績。这就使得四川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夺路的同时，还必须进行反对清政府卖路的斗争。

1904年11月，四川留日学生上书給錫良，主张铁路官商合办，規定股东的权利和义务。铁路公司虽因此在此1905年改成官商合办的形式，但一切用人行政大权仍然操在一批官厅手中。1906年，四川留日学生又联名指摘官府把持铁路公司，要求川汉路全归商办。1907年，官商合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改成了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。自此，铁路公司的实权又落入了立宪派上层士紳的手中。这些立宪派分子，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或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。他們看到资本主义的剝削方式有利可图，所以一面投资新式工业，同时还占有大量土地，进行封建剝制，在政治上，他們要求改良，以便参加政权，但坚决反对革命，竭力保护封建制度。铁路公司在他們主持下，貪污浪費的現象仍然很严重。到了1908年，筹集的路款将近八

〔注〕清朝政府在革命风潮的冲击下，于1906年实行所謂“预备立宪”的騙局，借以抵制革命。以梁启超为首的一部分人拥护君主立宪，反对革命，这些人被称为立宪派。

百万两，而被貪污浪費掉的款項就将近四百万两之多。

当时，四川的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，已挣扎在飢餓綫上。他們抱着純摯的爱国热忱，勉力繳納路款。有一首《来日大难歌》写道：

“自从光緒二十八年把路办，銀子湊了万万千，也有官的商的款，也有土药烟灯捐。最可怜的是庄稼汉，一两銀就要出这项錢。要办鉄路为的是那一件？怕的是外国人来占路权。……”

清朝官吏和立宪派对路款这样糟蹋，不能不激起人民的不滿，更增加他們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的憤恨。

川汉路从1906年开始勘测路綫，决定路工首先由宜昌开始。1909年，宜昌設立工程局，动工筑路。帝国主义的“此路結果，非得外国专门家与財政之資助，决难望其成就”的謬論，在中国人民的面前被事实駁倒了。

川汉路的开工，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气魄和艰苦奋斗、发奋图强的英雄气概，給了帝国主义一个当头棒喝。帝国主义在川汉路开工后，更加疯狂起来。外国报纸大肆詆毀煽动，說什麼鉄路由各省自办是清政府的大錯誤，并說：“川路不借外款，不雇外国

技師，現在居然开工，中国前途叵測〔注一〕，环球列强均当留意。”同时加紧与清政府勾結借款，嗾〔sòu〕使清政府出面夺路。

美帝国主义是掠夺川汉路最狡猾、最阴险的角色，早在1903年就要挟清朝承认它投资的特权。当张之洞正与英、法、德商談借款时，美国即组织了以摩根公司为首的銀行团，由国务院指定它为对华铁路投资的官方代理人，企图組織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包括美、英、法、德的四国銀行团，在財政金融上彻底控制中国。1909年4月，又急电美国駐华公使柔克义向清政府声明粤汉、川汉铁路借款应有美国参加，“美国銀行与英、法、德三国銀行，皆当利益均分”。美国总统塔虎脱并厚顏无耻地向中国提出警告。又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司代德为美国銀行团駐北京代表，压迫清廷屈服，承认他們的无理要求。于是，美、英、法、德四国开始了分脏談判，成立了四国銀行团的协定。7月13日，四国政府以同样的照会通知清政府，要求早訂正式契約。1911年，买办官什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〔注二〕后，清朝在美国等帝国主义嗾使下，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，于5月9日宣

〔注一〕叵[pǒ]測，不可測的意思。

〔注二〕邮传部是当时中央政府主管交通、邮电的官府，尚书是这个部的首长。

布了“鐵路干綫国有”政策；18日命端方〔注一〕“督办粤汉、川汉鐵路大臣”，强行接收广东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四省鐵路公司。20日，和美、英、法、德帝国主义签订了《湖北、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鐵路、湖北省境内川汉鐵路借款合同》。这笔总额为六百万英镑的卖国借款，断送了两湖境内一千八百里路权，还以两湖厘金〔注二〕、盐稅作担保，又允許四国享有陆续借款的优先权及展路权，实际是将全部粤汉、川汉鐵路拍卖了。清朝的所謂“鐵路国有”政策，是一种“夺路轉送外人”，替帝国主义沒收人民财产的卖国政策。四国銀行团的借款，更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。当时代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也不得不承认，借款合同是将中国的国权、路权送給了四国。

三、保路風潮漫延全省

当“鐵路国有”的消息传到四川后，全川人民义憤填膺〔注三〕，紛紛反对清政府的卖国政策。当时有一首

〔注一〕端方是滿洲人，历任陸軍部尚書、直隸總督、南北洋通商大臣等職。

〔注二〕一種商稅。

〔注三〕又憤填膺[yīng]，怒氣填滿胸膛。

《川人吁天歌》写道：

“天呀天！我四川，万不料今年遭此大变。搶我們財產，奪我們利权。摧毀我們做亡国奴，逼我們永远受熬煎。这是那一件，就是鐵路这一端。蜀中鐵路名川汉，外人久欲把利专。……我川民省衣食，出血汗，湊工本，保全川。連年集款千余万，开工在前年十月間。只望将来工程滿，永远不受外人牵。那知道，我朝中出了一个欺君賊民的大粉脸。他本是邮传部一位官員，叫做盛宣怀，……对于英、法、德、美作汉奸。……这样强橫的政府，野蠻的手段，加倍的压制，分外的专权。……卖路是卖国的引綫，重債是亡国的見端。今既夺我路，灭我权，一切交与外人管。……任人监督，受人熬煎，民命国命都危險。……我川民其何堪！……都与那盛宣怀不共戴天。”

但是，掌握鐵路公司领导权的立宪派人，却主张只提有条件、有限度的要求。立宪派头子之一的邓孝可〔注〕甚至在《蜀报》上写文章称赞卖国的“鐵路国有”政策。他們对鐵路“国有”、民有是不关心的，只是要求清政府保留公司現存的款項，发还已用了的款項而已。

〔注〕川汉鐵路公司有力股东之一。

然而，清政府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却在6月1日同端方聯合發出電報，聲言不但對公司已用的款項政府概不承認，並且要把公司現存的一千多萬兩由政府提用。還威脅說：如果川省要求籌還公司已用路款，朝廷“必須借外債，必以川省財產作抵。”在這個電報公布後，6月11日，鐵路公司開會，群情憤怒，痛罵清政府不但奪路，而且謀財。立憲派人但求爭回路款的幻想，這時完全破滅了。他們從切身的利害關係出發，不得不順從廣大人民的憤激情緒，由諮議局〔注〕出面發起保路鬥爭。6月17日，川漢鐵路公司股東代表在成都開會。當時論借款合同與國家存亡的關係時，會場上哭聲震天，甚至清政府的警察也被感動得哭泣起來。會上決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。這個會仍在立憲派人掌握下，由他們的頭子蒲殿俊（諮議局議長）、羅綸（諮議局副議長）分任正副會長，提出的奋斗目标只是“破約保路”。

有了同志會這種公開的組織，就便於把廣大群眾動員和組織起來。四川保路同志會成立不到半月，會員已達十萬。重慶保路同志會，每次開會都有上萬的

〔注〕1908年清政府在各省設諮〔咨〕議局，由官紳和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當議員，該局有權向本省長官提出對本省政務的建議，但無干涉地方行政。

群众自动参加。各州、县、乡、鎮、街道和学校都紛紛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分会。妇女們也組織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。中小學生，甚至于和尚、道士，都参加了保路的行列。川西北的少数民族也紛紛响应。全川各阶层群众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，都團結起来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。保路风潮蔓延全川各地。劳动人民的斗争情緒最为激烈，川汉铁路工人也在宜昌展开斗争响应。运动很快与广大群众的爱国反清斗争联结在一起了。这个局面，不但震惊了清政府，同时也大大出乎立宪派分子意料之外。

立宪派人害怕群众斗争甚于清政府。他們在企图利用群众力量压迫清廷让步的同时，更注意控制保路运动的领导权，竭力想把群众运动控制在温和的和平請愿范围内，散布“要学立宪文明国人的样子监督政府”，要实行“文明爭路”，甚至公开声言要防止群众暴动，要群众不怨恨朝廷，不反对帝国主义。他們爭路的办法是：一面恳求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朝廷；一面派刘声元为代表上北京去“哭訴”，乞求清朝收回成命。但是，清政府对他們軟弱的乞求根本置之不理，下令任命著名的杀人魔王赵尔丰作四川总督，加强鎮压四川的保路运动。8月間，更强迫接收川汉路宜万段（宜昌

至万县)。消息传到駐在成都的铁路公司时,公司正在开会,会场几百人立刻哄闹起来,大呼“政府要硬抢铁路了!要打四川了!”于是,保路同志会与铁路公司共同召开紧急大会,参加的群众有好几万人。怒吼、号哭、責罵的声音响彻云霄。商人们提出立即罢市,教师、学生提出罢教停课。最后一致通过全城立即进行罢市、罢课斗争的决议。会众还未散完,成都市上已有一半以上的商店关上了大门。

在群众斗争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,立宪派人印制了大量光緒皇帝的牌位,发给群众。在牌位两旁,写上“庶政公諸輿論,铁路准归商办”两句从光緒的“上諭”里摘来的話,作为争路的依据。叫每家把牌位供在門口,早晚焚香跪拜。而且在街上挂滿黃布,扎起“皇位台”,台上供着光緒帝的牌位。在街口立上“文官下轎,武官下馬”的牌子。立宪派用这样的办法来表示他們争路决不是背叛朝廷。这种看起来觉得非常可笑的办法,却是适合于当时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的,同时又堵住了統治阶级任何反对的借口,而且无论什么官員从这里经过,都得下来步行,失掉了他們平日的威风。因此这一行动却眞助长了群众的斗志。

在成都罢市、罢课后,全川人民迅速投入了罢市、罢课热潮,造成了四川南到邛崃、雅安,西至綿阳,北近